

錢塘縣志卷之十八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源纂

人物 大臣

人品至大臣而極矣自錢塘建邑幾二千年而聶令
心湯作志自唐迄明止列褚河南于肅愍二公誠重
之也夫人臣事君立德立功遇各不同建立亦異褚
于二公非以其跡相似而獨揭之為大臣也如必以
跡則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反不謂之大臣乎我

皇上以勲華之聖任論道經邦之佐都俞吁咈濟濟師師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一

而錢塘遂篤生川嶽之英以應其運豈非前朝之所
未逮歟嗚呼河南肅愍何其不幸而遇彼時哉志大
臣

唐

褚遂良

字登善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

遷起居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
告成帝宗而基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
庶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
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
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卽東賢者爲諸王保
傅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
之師帥也得人則安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
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教遣帝嘉納太子乾廢用
遂良言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
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
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開還東宮近師
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
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卽位封河南郡公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遂良等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
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吾奉遺詔若不
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
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二

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
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
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
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武氏立乃左遷遂
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
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孫無忌
逆謀皆遂良驅扇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
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
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

明

于謙

字廷益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

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爲傾聽出按江西
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時議增補各部右侍
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
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二十三
謙感上知遇夙夜勤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甚

而尤以足兵食調率錯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母不夕報可以見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三楊相繼卒中貴人王振乘勢張甚以謙無私諂之勒給事中劾謙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正統己巳也先既破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郃堃上疏諫止不聽堃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郃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鹵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青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關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來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三

關死者義激無罪小遜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言雖百工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郃王既登大位益賢謙慮已委焉人對憐懼泣奏曰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司馬官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并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等分守之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矢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鹵所急者草諸鹵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母以飽鹵馬而七時石亨方坐繁楊洪亦以退留當謹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晉嘉納之鹵報益急而侍講徐瑾者以知天象聞上召詢之則倡言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謙勸與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鹵乘勝驕實不足畏

也上曰善一聽謙處
 荆直窺京師右亨議
 我又先之弱是佐彼
 門外諸門皆有兵總
 敢輕犯以數騎來嘗
 直門謙使謀謀上皇
 者千計鹵遂退手詔
 辭不許大同叅將許
 徐為討伐計謙謂鹵
 一和而肆無厭之求
 不可和因劾介胄之
 人人言戰守鹵不能
 貴人喜寧者故俘鹵
 鹵用諸所要挾皆寧
 是益計屈時復議遣
 直等請之力上意不
 今復作此紛紜向眾
 不知所對謙從容曰
 天位已定

與復存他言和者觀
 改容曰從汝從汝于
 上皇始得返駕太上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
 亨謀與吉祥等發南
 謙與大學士王文下
 功若何時徐理者更
 此舉為無名謙遂論
 謙死之日陰霾翳天
 憂之時吳瑾侍進曰
 憲宗初其子見上疏
 云當國家之多難保
 權奸之所害在先帝
 下誦而稱之孝宗初
 謚肅愍賜特祠其墓
 府尹有幹用聲謙為
 嘗口授兩京傳寫捐
 若干卷集若干卷萬
 曆中改謚忠肅

國朝

黃機 字次辰少孤事祖母蔡以孝聞丙戌舉于鄉丁亥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累陞侍讀學

召以吏部尚書管刑部尚書事尋晉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予告歸年七十五卒

上聞訃悼惜

賜葬祭謚文僖機為人端厚清謹入閣辦事勵志公忠凡

中外奏疏細加檢閱其有關于國計民生者必籌畫

萬全人稱為太平良相焉先是機為禮部尚書

世祖嚴懲科場積弊凡卷有小疵俱罹大獄機題請科

場處分則例但從寬條又是時紳衿以逋賦視革者

不可勝計俱擬解部勘問機請就近究治不必遠解

株連議者或欲罷科目機力持不可乃罷制藝而用

策論機復以入股發聖賢心傳力請復舊制論者謂

捍衛四子之功不在程朱下其他忠愛所形如請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五

大婚請

冊立皆一時要務轉戶部稽核釐剔夙弊頓清兩任吏部

俱能勵廉節抑奔競大計京察黜陟允當疏通壅滯

吏治稱平其以冢宰兼司寇也

皇上以地震故御午門諭大臣各陳時政機以九門拿獲

竊盜給賞太多逐日鞭刺不下數十人恐邏者反以

邀賞滋波累又旗下誣扳良民反覆妄供貽累者衆

當照初供定擬不許任意更易姓名殃及無辜

上俞允之機故善書法工屬文前後奉

命纂修充總裁及書

御屏聯額俱稱

旨又有知人鑒辛卯主試江南壬戌為會試大總裁所拔

皆知名士立朝四十餘年特荷

主眷元狐綵蟒之賜不一而足而廉介自愛不名一錢敝

衣蔬食泊如也及

予告居里杜門絕跡不入公府飭子弟勿得干與外事庭

無襍賓門可羅雀至其篤厚故舊

寬睦鄉黨論者比唐婁師德云

徐潮

字浩軒康熙癸丑進士山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吏部尚書

予告歸里為人端方誠懇有古大臣風度其在翰林日雖

陽湯斌方侍講東宮獨深器之嘗薦于

上曰臣老矣受恩至重無可報稱

湯斌云潮繼為謀所以報也

上命書斌語于起程

斌云潮繼為謀所以報也

好色極言危論至

事君以忠有難于君之意

上聞而重之由是

帝心屢膺大用自少

部侍郎丁內艱服闋

召拜刑部侍郎皆赫赫有

聲尋命巡撫河南

刑私派除橫征並官屬餽遺值開

封五府游饑疏請

停徵改折河北三府漕米截留二

十六萬以備賑濟

出常平義倉米減糶復捐俸創施

以故連歲飢而不

害他如解鉛兌糶

皆不畏強禦而力

除之馭下吏嚴而

至今守其法而不

變晉大司農核減

解青藍布歲省上

下浮費數十萬令

稿虛公參酌不至

奉行故事及掌銓

衡以澄清選法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六

為已任分別流品疏通月選人不敢干以私初

朝廷嘗貯粟河南

以備山陝荒禱

上意以豫河可通

汾渭欲從三門砥柱為水運命會兩省

督撫相度地形潮

力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宜從陸

因繪圖以進

上用潮言遂止又

以高寶數受水患由洪澤湖蓄而不疏

欲于高堰三壩下

築堤束水以入海議未決會潮入朝

遂詔潮偕都統某

董其事三月堤成堤長一萬六

千六十丈有奇其

明年淮徐水溢賴堤不沒居民相

與循堤而泣曰微

徐公吾其魚矣湖廣人關四等

聚眾焚掠獄具株

連者眾詔潮往鞠其事寘其首

亂者數人于法餘

悉矜全一方以安

上嘗從容言天下

貧困府庫充盈欲發帑金百萬于直省

潮奏曰損上益下

藏富于民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但

家至戶給恐難徧

及不如為之以漸

上頷之因是直省

錢糧有三年通緝之命潮厥歷中外皆

洗手奉公不名一錢

上深嘉其節操嘗書凜矢清風額賜之又面語云爾極
正和平未嘗好名天下誰及汝之名實至則名自
之爾凡臨朝聽政亦時舉湖名以風有位歷主文衡
有知人鑒所獎拔薦剡之士多洊歷大僚著名于時
蓋其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天下倚爲輕重者四十餘
年有始有卒可謂全德名臣已著有奏疏及顯學錄
若干卷惜燬于火乞歸後又五年而卒
上聞哀悼賜祭葬如禮杭之紳士景慕其德爲建祠
瑩及湖上春秋奉祀不替云 賜